

生老病故人生难免,又一位优秀的共产党人,杰出的医学专家和教育家,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深院士翁心植教授在2012年夏走了,以93岁高龄驾鹤西去——让我不免心生无限伤感!

记得在仍是“文革”1974年,经过造反派批斗抄家,这位当时的“反动学术权威”,由于他医疗技术精湛,医德优秀,群众关系又良好,医院“革委会”也不得不任用这位年富力强的

为当时的“朝阳医院内科主任”。他临床经验极为丰富,又最擅长呼吸内科及疑难杂症的诊断和治疗,怪不得打倒万恶的“四人帮”后他在长期实践中总结了关于诊断和治疗普通

翁大夫救过我一命

万伯翱

内科寄生虫病、心血管病和呼吸系统等诸多疑难杂症的医疗经验,著作终于问世出版发行了,并且作为此学科学生必修参考书。他成为博士生导师孜孜不倦地教授一批又一批中外莘莘学子,对中国和世界医学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就在1974年夏,我被他从死亡线上拉回,也可以说他救了我这个当时就读于河南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的小命。那时候,由于父亲“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再加上个“出身贫民”,造反派高抬了“贵手”,我才能以十年艰苦劳动的知青磨砺后,允许被推荐报考了河南大学(当时叫开封师范学院)。当我

做梦般报考,又重新踏入学堂里,那久违了的窗明几净和高低成排的课桌课椅,那成排架满的各种刊物和资料书籍的图书馆,让刚刚离开穷乡僻壤的我叹为观止。看着这些

无比和蔼可亲的老师们(他们都被造反派学生打骂怕了,当时入学提出的口号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和老老师是同一战壕战友”),对于接过我洗脸盆网兜儿的老师们,我面对这天上地下的变化,居然使我这个从田间走来的“泥腿子”喜极而泣,我手拿红宝书在老师员工震天动地的锣鼓声中不断地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也许是“乐极生悲”,这年暑假,我从开封坐硬座火车回京探亲时,不久,就头疼发烧起来,继而茶饭不思,不得不被送进就近的北京崇文区同仁医院。病床上的我高烧不退,在病床上烧得胡言乱语、神志不清,甚至不进滴汤粒米,后来据说打着吊针,还抓起苹果投向护士。是不是报了病危,本人已不清楚了。烧降下来时,正在打扫厕所被监督劳动改造的甘英阿姨(她是“北京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集团第二号人物刘仁的夫人),知道我病重入院连忙到床前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我在新疆

我在新疆,被地震波摇醒过,看见满地上的明亮月光和白杨细密的夜影。在洪纳海的小石人身边,头顶着雨后双道宽大明亮的彩虹,闻到公路旁一大片野生紫苏盛开时温暖的香味,看到被使了马攀子的白马在胡杨林里向小溪跳跃而去的身影。牵着一匹白色的骆驼经过了开满花的草原,喝了达坂上的路边马奶子,我在河谷里。我在伊犁河谷里,被骄阳晒得像一条乌贼鱼。和哈萨克老人一起跳了舞,和爷爷就来到新疆的中年人一起吃了杏子,在鸽子树下坐十二小时。深绿色的树叶背面竟是洁白的,在风里翻飞,好像鸽子在树梢上。在草原上骑了一匹温顺的小红马,和诗人一起唱了少年时代的老歌,路过可可达拉时,想起了《草原之夜》那支歌,听到采司令马仲英的许多传说,为晚上十点钟的夕阳着了迷。

看望了我。刚获得“解放”不久的父母也匆匆赶到病房,老爷子问医生:“我这孩子到底是什么病?”造反派选就的年轻的内科主任,是个戴眼镜的高个子大夫。他说:“看来一时还诊断不了,不像疟疾呀?温度坐标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像是病毒性重感冒吧!”以此诊断治疗了近一周,我的病情没见好转,人却成了“皮包骨”,奄奄一息了——当时二弟的夫人是蒋光鼐将军的女儿(民主人士的蒋公当时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她是北医毕业的高材生,被



金陵行

褚建君

初识金陵于卫岗,深秋追梦栖霞行。霞羞寒窗苦,夜半腹饥权饮茶。回首故乡千里远,从此淡忘理桑麻。陋室敞衣腊月夜,自斟薄酒雪花。殷勤伏案五更过,一缕曙光透窗纱。抬首钟山气巍峨,满目苍翠共紫霞。何物负重身长倚? 鼯鼠古道梧桐树。何事城下貌猴吼? 纳食四方不复吐。何方灵魂曾难眠? 仲谋兆民羞相聚。孝陵千古柏森森,风流犹得拜国父。天文台上观星辰,六朝残梦归尘土。旧墙新创多弹痕,引得书生冲天怒。求学无畏岁月长,晨起遍寻众衣裳。非整容装迎宾客,欲穷兜里换琼浆。街头彳亍且遮面,夫子庙前做小商。贡院深深生碧草,花虫鱼鸟市泱泱。一串项链日向晚,秦淮河边觉风凉。三餐素面曾经饥,我欲问天天亦苍。夏至蝉鸣催人倦,石头城头酷暑缠。资治通鉴书闲翻,难敌驱蚊无真扇。起意江湖南北北,三尺剑锋布衣志。行路万里觅真知,草莽深处广结缘。犹记浦阳江水流,纵情一钓七春秋。琴棋书画消永夜,常得闲散弄扁舟。村舍鸡鸣入晓梦,炊烟俚语伴归牛。田间桑葚不堪摘,壶里乾坤任遨游。忽然一朝逢雨露,醍醐灌顶野性收。关山渐远心亦远,劳苦纷飞鸟空愁。流光易逝风从调,几番好雨几番雪。西去东来煮夜船,大磊磊从从从。通州西菹植芸蓁,狼山脚下祭诗船。也磊磊系玄武湖,乌衣巷口芳思擷。燃情岁月逾七载,栖霞山上枫如血。莘莘学子互相送,依依且做金陵别。归于海上欣欣然,人生转瞬到中年。格物常思寒窗时,修身犹如侍薄田。良莠同春逢德泽,须将梳理心向善。传道更比授业勤,他日桃李自万千。今遇故人话金陵,杯中莫愁十里烟。午夜辗转寻笔墨,聊作长歌托无限。



篆刻 陈茗屋 释文:照见五蕴皆空

在上世纪50年代的7个老艺人中,吴云根是条身材魁梧、力大无比的汉子。据说他一顿能吃六七十个鸡蛋,外加三大碗米饭。他平时喜欢练习甩石锁、举石担,练就了一身武功。有了些功夫的人,路见不平之事,当然要拔拳相助。艺徒们常常凑了钱买酒,想听听他当年英雄救美的故事,吴云根终于开口了,说了半天,竟又是赵子龙万军中救阿斗。

二深何处

徐风

在紫砂业萧条的那些年月,吴云根的身影经常出没在搬运的脚夫队伍里。一个男子汉,若不能养家糊口,乃一大羞辱也!年轻时,他还和朋友远赴山西平定县的一家陶器厂传授陶艺;某日,阎锡山得到下属送来的一把紫砂壶,那壶仿佛千年老僧,吐纳着绵绵古意。又一日,阎锡山召见他,称赞他的壶,还请他吃了一顿饭。这些事情吴云根从未炫耀,但许多年后,竟成为他的罪状。后来,他又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陶瓷科,在那里结识了紫砂职业教育家、设计家王世杰,并参与创办了“省立宜兴陶瓷职业学校”,那等于是紫砂人的黄埔军校了。吴云根的一生中,唯有这段时间是穿长衫、吃粉笔灰的。他一直可惜,穿长衫时拍的照片,由于战乱,都丢失了。

600年紫砂一直在民间徜徉,从来没有自己的理论。吴云根在中央大学时,写下多篇紫砂讲义,阐述制壶体会。那时的人,不大在乎功名,否则吴云根的讲义完全可以编成一部书,但他在从书,否定了那些珍贵的文字,白云苍狗,早已湮没在岁月的深处了。

吴云根生性耿直,脾气倔强;见到不平之事,总是仗义执言,主持公道。另一方面,他又心地善良,仁慈待人。一次,紫砂厂安排他去无锡鼋头渚疗养,鼋头渚在远郊,他在无锡车站下车后,雇了一辆黄包车前往那里,他刚上车就要求下车,他心软,见不得车夫那口气咻咻地在前面死跑。最后,他只把一只随身带的工具箱放在车上,自己跟在黄包车后面,一边小跑还一边推车,与车夫拉扯家常,车费2元钱,他硬塞给车夫5元,此事一时成为美谈。

吴云根的制壶风格温厚稳重,光润内敛。他擅长光器和筋囊器创作,尤其是以竹入壶,自成一家,独具风貌。古往今来,竹子多被文人墨客作为书画题材。吴云根的竹形紫砂壶既不失紫砂肌理,又汲取了竹子的风骨和气节,清奇俊朗,灵动韶秀而无雕琢之气。



他的作品《线圆壶》,乃中年力作。尤见他对方圆之道的领悟。宽弧壶钮,大环壶把,是大唐之美,尽显雍容之态。一根如意凸线贯穿全壶,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吴云根曾对徒弟说,这一根线条,如壶之魂魄。以笔者之见,此线若妙曼精灵,乃九命一息,它不可虚浮,亦不可僵滞,它是虚之实、实之虚,是隐逸的游走,是诗思的微吟,是幽深的佳境,是静穆的天籁。中国古代儒道讲究融通浑一,《线圆壶》从器型到神韵,无不体现此道。

吴云根在“文革”中饱受摧残。你想,一个紫砂艺人,竟然跟阎锡山吃过饭,还在国民党的中央大学里任技师!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历史污点”,许多事情,吴云根自己造反派说不清楚。许多人变得不敢接近他,以致他产生一种错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个多余人了。当时他身体也变得极差,由于年轻时患有腿疾,有时候疼起来简直要命。这样活着,莫如去死。他这样倔强的性格,可杀不可辱,只能在极度苦闷、痛苦中寻求解脱,最后死于非命。他是惟一没有寿终正寝的壶艺高人。

动漫,说来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孩子爱,家长恨。对我来说,她是一双飞向梦想的翅膀,所以我要毫不犹豫地站到孩子们的阵营中去。

初中时第一次接触动漫,我就被这种艺术形式深深吸引了,从那开始不断地写、画、自学、研究……更在大三实习时一头扎进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卡通先锋》杂志,完全没有考虑过其他的就业方向。

这一个猛子扎下去,就是14年。从《卡通先锋》编辑部到动漫读物编辑室,从刚进社时那个满脑子幻想的学生到现在一力担当策划生产的科室负责人,我的成长几乎和少儿社的动漫发展历程同步,这一路走得辛劳而充实。

在《卡通先锋》的日子里,我从动漫创作的最前沿开始,发掘结交各类作者,一直走到产业链的最终端,与读者们打成一片。经过这样的摸爬滚打、全情投入,动漫在我心

中从一个朦胧的梦想渐渐变成一条清晰的道路,而《卡通先锋》也成了当时一大批动漫爱好者相聚的精神家园。我们推出的原创漫画《撞破江湖》、《世界之旅》……在那个单行本极度稀缺的时代,是多少漫迷捧在手心里

的宝物。当《撞破江湖》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成功输出版权到法国时,我感到难以言喻的激动,这不光是属于我的梦想成真,也是整个少儿社乃至中国原创漫画界扬眉吐气的一天。

2004年,我加入了本社新成立的动漫读物编辑室。动漫室的第一套图书《迪迦奥特曼》创下了累计销售140万册的骄人业绩,接着我们又陆续出版了奥特曼《英雄大百科》、《钻石典藏》等衍生产品,创出了一套成功的

出版运作模式。在此之后,大家又积极探索新选题——可爱的《樱桃小丸子》、炫酷的《机械昆虫大对决》、有趣的《最新版百科知识漫画书》、温馨的《邮递员派特派叔》……有人说,你的工作简直太幸福了,就是成天看动漫呀!呵呵,的确很幸福,但是背着孩子们梦想,这其中的艰辛和纠结也只有自己才知道。

很多家长直到现在还排斥动漫,看不懂,也不理解。我想,传说人长大了就再也听不见圣诞老人的铃声,如果不用心去体会孩子们的情感,自然看不到他们心中隐藏的小小的、柔嫩的憧憬。动漫其实是一件强大的教育利器,只要善加利用,便能将语言难以表达的爱和关怀融入其中。这不啻给孩子们植入了一个美丽的梦,插上了一双有力的翅膀,一定能引领他们飞往光明而快乐的方向。

明起刊登一组《人文地图》,敬请关注。

翁教授一生中获得过不少人的命,他自己已记不清了。1992年他借北京市卫生局授予“伯乐金杯”;在教学中他培养了至少60名博士生,我所认识的原朝阳医院院长去年又调入北京医院任院长的王晨就是他的博士生队伍中的佼佼者。

翁心植院士还获1995年《中华医学会》颁发“首届医学科技进步突出贡献奖”;1999年又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到临终前他坚持不懈倡导全国控烟,因为

一部职场小说《杜拉拉升职记》的畅销,催生了一系列“职场小说”的诞生。但成功者寥寥可数。《杜拉拉升职记》被出版商包装为“小说版职场指南”。随后跟进的职场小说作者,以及职场小说的阅读追捧者,都试图或是提供对职场生存有指导效果的实用信息,或是热衷于从职场小说中寻找有助自己在职场“春风得意”的秘笈。其结果是写作者挖空心肠,也煎熬不出多少对职场人士管用的“秘制膏丹”;那些职场人士也总是失望于难以从小说中找到平步青云的阶梯……

不仅仅是职场小说,我们不难从众多类型小说中找到标榜可以作为“实用指南”的影子,诸如《官场是技术活儿》,如果谁以为看了这类官场小说,就拥有了步步高升的法宝,或考公务员时可以轻易过关,那就真的要被人视做“脑残”了;再如有一部名为《男人帮》的小说,腰封上标明可看作“爱情指南”,我翻了翻,无非就是写几对青年男女的婚恋纠葛,如果谁以此小说为“爱情指南”,企图找到理想中的“白马王子”或“窈窕淑女”,恐怕也是痴人说梦……这类打着“实用指南”旗号的类型小说,与鲁迅当年讥讽过的《作文秘诀》一样,都是利用读者的功利之心,误导读者赶紧从钱包内往外掏银子。小型小说如果说沿着这样的路径走下去,大概离寿终正寝也就不远了。

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创作趋向和阅读心理之所以大行其道,与我们所处时代环境的风气密切相关。因为一个社会如果普遍以追逐财富作为成功的标志,以拥有车子、房子、票子,成为“高富帅”、“白富美”作为人生奋斗的主要目标,必然会使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欲望过度膨胀,从而导致心灵的扭曲、精神的荒芜。一切都功利化、物质化、实用化了。这也使得一些人,虽然钱包鼓起来了,幸福指数却在下降;虽然酒足饭饱,却“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因为他们看到自己吃的是“肉”,有的人吃的已是海参鲍鱼,心理依旧不平衡……我们应该警醒地看到,这种过度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也正在侵蚀、污染着文学创作和阅读这方精神圣地。

无论是小说还是其他文学体裁,所关注的都是人的精神、情感、心灵、人格,它没有义务“指导”人们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它要努力构建和寻找的是人类的精神家园。虽然人们有时可以从作品中获得一些有实用价值的的生活经验和信息,但提供实用信息并不是文学的主旨。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到茄子有若干种烧法,并非要向读者介绍烹饪技术,而意在表现大户人家生活的精致、讲究和奢侈。任何将文学“功利化”、“实用化”的行为,都是曲解、误导了文学本应具有审美功能。

创作者如果抱着为读者提供“实用指南”的心理,注定不会写出好的作品。因为文学的功能、核心价值与生活“实用指南”相差十万八千里。

吸烟者恶性肿瘤几率比不吸烟者高出50%。那些年他不辞辛劳到处宣传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国终于形成前所未有的控烟高潮,有关部门和有识之士尊他为“中国控烟之父”。恩人已去,但他桃李满天下,他的医术和医德将代代相传并惠及天下。二〇一二初雪于北京 芊花书屋

翁心植院士还获1995年《中华医学会》颁发“首届医学科技进步突出贡献奖”;1999年又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到临终前他坚持不懈倡导全国控烟,因为

吸烟者恶性肿瘤几率比不吸烟者高出50%。那些年他不辞辛劳到处宣传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国终于形成前所未有的控烟高潮,有关部门和有识之士尊他为“中国控烟之父”。恩人已去,但他桃李满天下,他的医术和医德将代代相传并惠及天下。二〇一二初雪于北京 芊花书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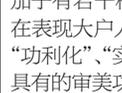
明起刊登一组《人文地图》,敬请关注。

小说不是「实用指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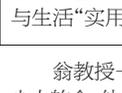
陈歌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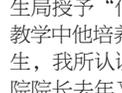
文坛吃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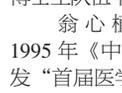
夜光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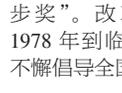
夜光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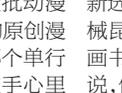
夜光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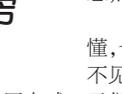
夜光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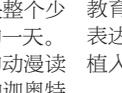
夜光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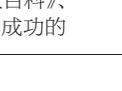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